

试析《资本论》生态存在论的美学意蕴

曾繁仁 周品洁

摘要:《资本论》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经典论著,它以剩余价值论与新陈代谢论为核心,有力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对人与自然的双重掠夺;提出了“新陈代谢”及其断裂的崭新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导致的双重危机——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预示了未来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型自由王国的实现。《资本论》包含着深厚的生态存在论美学意蕴,对于“美丽中国”的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资本论》; 剩余价值理论; 新陈代谢理论; 生态存在论; 美丽中国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3.02.014

《资本论》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经典论著,是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的百科全书,它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存在论的美学意蕴,并成为当代美学建设的理论指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如椽巨笔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对人与自然的双重疯狂掠夺;这部经典论著站在时代前沿之“新陈代谢”的理论立场,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人与自然无法弥补的裂缝;《资本论》还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历史必然性;其中劳动二重性理论批判了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否定自然价值的企图,充分肯定了自然的使用价值及其财富之母的地位;《资本论》高瞻远瞩地规划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自由”统一的美好愿景。本文试图从当代生态存在论美学视野出发,以马克思《资本论》的剩余价值论与“新陈代谢”及其断裂理论为中心,紧密结合对《资本论》原著的解读,阐释其中的生态存在论美学意蕴,以就教于方家。

一

虽然《资本论》的学术地位早有定论,但其与生态理论的关系问题至今一直众说纷纭。一个颇为流行的理论是,以马克思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化自然”否定后期的《资本论》,从而将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置于“边缘的地位”。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有:第一,马克思的生态观念与其论著中的主要内容之间缺乏系统性联系;第二,马克思的生态观念多源于其早期对异化现象的批判,而在马克思的后期论著中,生态思想则较少出现;第三,马克思最终采取了一种反生态的观点;第四,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已经解决了生态限制的所有问题;第五,马克思缺少自然科学基础,而这正是研究生态问题所必需的;第六,马克思通常被视为一个“物种主义者”^①。但是,这样的判断与《资本论》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我们须予以澄清和纠正。而且,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的生态观也多有误读,如一直将之概括为马克思早期所提出的“人化的自然”。李泽厚先生早在1956年美学论战的文章中即已提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的对象化问题”,其后更进一步将之发展成视自然美为“人化的自然”这一观点,其出处仍然来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②;俞吾金先生对“人化的自然”也非常重视,认为这就是马克思的“自然观”：“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研究不应该纠缠于所谓‘自然界的先在

作者简介: 曾繁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济南 250100; zfr@sdu.edu.cn);周品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济南 250100; zhou17860579028@163.com)。

① 参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1—12页。

② 参见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25、172页。

性’这类初始性的问题上,而应紧紧抓住马克思的‘人化的自然’的概念来展开。”^①毫无疑问,“人化的自然”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定论与最重要成果之一。但任何哲学概念都不能被抽象地理解,而要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进行解读。事实证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化的自然”还是马克思早期直接运用德国古典美学的哲学概念,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脱离了历史的抽象性;而《资本论》的“人化的自然”则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活动所处的历史背景。在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终极目的的语境下,“活劳动”对象化后的“人化的自然”已伴随着剥夺人的资本而变得血迹斑斑。本文将结合《资本论》的理论阐释,对脱离历史的“人化的自然”问题予以澄清。

对于马克思《资本论》中生态观的理解,我们应该回到真正的历史中。摆在我们目前的历史是:马克思进入哲学研究的第一步,正是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自然哲学”是有关“本原”研究的论题,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两位研究对象都是唯物主义原子论者,而马克思也持唯物主义立场以反对传统神学。可以说,当时马克思的自然哲学是唯物主义自然哲学,即唯物主义自然观。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序言中写道,哲学“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②。之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关于未来社会“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的论题;在1863年出版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则尖锐批判了资本主义对人与自然的双重掠夺,并提出了著名的“新陈代谢”生态观。可见,生态观念贯穿了马克思前后期的思想,那种认为马克思后期思想与生态理论相偏离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应该说马克思后期的生态观是站在时代潮流之前的。“新陈代谢”概念出现于19世纪初,最早被农业化学家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运用,这一新兴概念被马克思积极吸收进《资本论》,而当时引领生态理论潮流的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与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成果也同样被《资本论》所吸收。马克思于1861年1月的信中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③。此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三次引用达尔文的话,并于1873年6月16日将《资本论》德文版第二卷赠予达尔文,同年10月达尔文专门给马克思回信道谢:“感谢您所给予我的荣誉——送给我你的关于《资本》的伟大著作。”^④关于生态学理论创始人海克尔,马克思与之也有学术对话,而海克尔也认为马克思《资本论》中“自然历史”概念的同义词就是“生态学”^⑤。

下面,我们从基本理论层面简要论述《资本论》中生态存在论的学术立场与方法。首先,为什么说《资本论》包含生态存在论的美学意蕴呢?因为德国古典哲学将美之内涵界定为“自由”,所谓“美在自由”,黑格尔指出“美本身却是无限的、自由的”^⑥,这种“自由”之美指向一种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的不受任何障碍的直接统一、相融为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内在尺度与种的尺度相统一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⑦这一命题,这也是人与自然之自由统一的体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未来社会由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时,其中的“自由”包含着德国古典美学中“美”的内涵,自由王国即指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的自由的美丽国家。从“美在自由”这一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资本论》包含着“美”的内涵。而从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开始,人类就开始思考理性的限度问题,从而对传统认识论提出挑战,开始了从认识论到存在论的转型。马克思是这一转型的先驱,提出了“实践存在论”的论点。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即将事物、现实、感性“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⑧,明确提出人的社会实践的本质问题,这就阐

① 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④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第232页。

⑤ 参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第218页。

⑥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4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3页。

释了人之最基本的社会实践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由认识论向实践存在论的转向,而这种转向又包含着现象学之“悬搁”内涵。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其现象学是一种革命的现象学,包含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的扬弃”、《共产党宣言》的“两个彻底决裂”、《资本论》对资本的彻底批判以及关于“剥夺者被剥夺”的革命宣言。由此可见,《资本论》包含着生态存在论的美学意蕴。下面,我们对《资本论》生态存在论的美学意蕴进行具体论证。

二

剩余价值论是《资本论》的核心所在,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两大理论贡献之一。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①首先,马克思精辟地阐释了剩余价值的概念。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就是指资本家对工人创造工资之外的剩余劳动价值的无偿占有。马克思科学地将工人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所谓“必要劳动时间”指的是工人生产自己的工资(即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所谓“剩余劳动时间”则指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界限的劳动时间,在这个剩余劳动时间生产的价值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全部归资本家所占有。所以马克思揭露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不是用剩余价值与总资本相比,而是用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即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相比,其结果说明剥削程度是非常惊人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达到百分之一百的剥削率,而资本家总是极力掩盖这一点!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动力所在,也是资本家追求的最根本目标。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②。而所谓“资本”就是能够使剩余价值得以增殖的货币,即“一台汲取剩余劳动的永久的抽水机”^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从本质上说,资本是对工人与自然的疯狂的双重掠夺。当然,主要是对工人的无情掠夺,包括掠夺他们的剩余劳动时间以及他们的生命健康,并连带其家人,资本掠夺的残酷性是旷古空前的!马克思指出:“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惟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④这里明确指出了资本对工人生命的压榨与对土地肥力的掠夺。马克思由此揭露了资本主义农业“两个疯狂掠夺”的本质:“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⑤马克思在关注资本无情掠夺工人的同时还指出,资本同样无情地掠夺自然。马克思认为,资本也是造成自然资源枯竭的重要原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产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⑥。马克思这里明确提到,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是资本的另一宗罪。总之,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看作是一种严重的掠夺制度与暴力行为。

马克思还极为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和劳动人民的迫害。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⑦资本“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

②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5页。

③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1页。

④ 《资本论》第1卷,第306—307页。

⑤ 《资本论》第1卷,第579—580页。

⑥ 《资本论》第3卷,第289页。

⑦ 《资本论》第1卷,第871页。

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竭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①。马克思特别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尤其是对童工与女工的压榨与剥削,还空前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属于自然范畴的身体与生命的压榨、剥削,表现出对无产阶级深厚的人文关怀与对资本主义的满腔义愤!关于资本对童工的掠夺,马克思写道:资本家“在整整10年内,每天用10小时从那些必须靠人放到凳子上才能干活的幼童的血中抽出丝来”^②。这是马克思对抽丝工厂掠夺童工这一状况的写照,“血中抽出丝”的形容表达了马克思的满腔愤怒!《资本论》还进一步描绘了在丝厂资本家的压迫下,童工由于其“手指细巧”便于捻丝而被资本无情“杀戮”的状况,好像牛羊因其身上的皮与油而被屠宰一样。对于同样惨遭资本“杀戮”的女工,《资本论》也给予了她们以深深的同情。马克思认为,这些状况都是由资本的残酷掠夺本性决定的,资本无止境地掠夺工人:工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③。这些吸血鬼不管工人的健康与生命,这导致当时伦敦工人的寿命没有超过42岁!马克思愤怒地反讽式说道:“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④

马克思几乎用了《资本论》第一卷多半的篇幅来书写资本对人与自然的双重疯狂掠夺,满带阶级同情地描述了工人阶级的悲惨遭遇与生存状态。他精辟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⑤。马克思在这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存在状态,即工人的存在就是为资本家剩余价值的增殖而出卖自己、牺牲自己,成为畸形的局部的人,成为专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附属品,他们受尽折磨,甚至将自己与家人抛到沉重的宗教车轮下接受碾压!马克思的结论是,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⑥。这是非常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存在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础。当然这一实践存在论包含着对资本主义掠夺自然的深刻批判,也就是包含着自然的维度,是一种实践的生态存在论哲学。

《资本论》阐述了价值特别是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它们都是劳动的产物,而劳动又是人的对象化过程,即“人化自然”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对于我们结合资本主义实际生产过程,从而在本质上认识“对象化”与“人化自然”是有极大帮助的。马克思指出,“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⑦。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人类的劳动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也就是“人化自然”的过程,价值即是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的凝结;剩余价值则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而资本主义生产是以生产剩余价值为其指归,包含着残酷剥削工人的斑斑血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进行了极为深刻的阐释,上文已有交代。可见,资本主义背景下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以及“人化自然”只能是残酷剥削的产物,而不是什么“美”!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两个疯狂掠夺”的揭露与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背景下“人化自然”非美化的本质特性。

三

对于马克思《资本论》所包含的生态观的重新认识,有赖于美国理论家福斯特(John Bellamy

① 《资本论》第1卷,第306页。

② 《资本论》第1卷,第338页。

③ 《资本论》第1卷,第349页。

④ 《资本论》第1卷,第338页。

⑤ 《资本论》第1卷,第743页。

⑥ 《资本论》第1卷,第874页。

⑦ 《资本论》第1卷,第251页。

Foster) 2000年出版的重要论著《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该书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提出,马克思的《资本论》乃至其整个理论的中心是“新陈代谢”理论。福斯特指出,“假如他把新陈代谢概念——通过劳动建立人类和自然相互连接的复杂的、相互依赖过程——作为他理论的中心,我们就不会对这一概念也在马克思关于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未来社会的设想中起到中心作用而感到奇怪”^①。福斯特全面地论述了“新陈代谢”概念的背景、内涵与作用,福斯特从劳动开始探讨“新陈代谢”的概念内涵,进而论及资本对人与自然联系的巨大破坏乃至造成“新陈代谢”断裂的严重后果,之后,福斯特又探讨了未来联合社会“新陈代谢”得以重新恢复的状态。福斯特指出,对剩余价值的无尽追求以及经济危机是造成“新陈代谢”之“断裂”的根本原因。“新陈代谢”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紧密相连,成为贯穿《资本论》的中心,这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生态观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可见,马克思的确是站在时代的理论前沿,并给予当代理论以重要的启示。

在马克思论著中,“新陈代谢”对应的德语为stoffwechsel,英语为metabolism,这一概念在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一般被译为“物质交换”,而我们认为译为“新陈代谢”更为准确。由此我们从文字上找到了“新陈代谢”理论贯穿《资本论》的线索。“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815年,在当时多被应用于德国的生理学界,指向“身体内与呼吸有关的物质交换”的意涵,1842年,由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所出版的《动物化学》一书,对“新陈代谢”这一概念加以采用,并使之广泛流行^②。李比希探讨了“新陈代谢”及其断裂的问题,他指出,“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可挽回的断裂,导致土壤再生产的必需条件持续被切断,进而打破了新陈代谢的循环”^③。作为农业化学家,李比希深刻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现代农业对于自然特别是土地肥力的破坏,提出“新陈代谢”的断裂以及与之相关的极为重要的经济学理论问题。“新陈代谢”概念被马克思吸收运用,并被作为《资本论》的核心范畴。马克思首先在一般劳动的论述上阐释了“新陈代谢”问题。马克思认为,一般劳动是人的自然力与劳动对象的一种物质变换过程,产生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产品:“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④。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物质变换过程,即新陈代谢过程,具体指旧的自然的消耗与新的自然产品的产生。

马克思《资本论》的“新陈代谢”理论还借鉴了李比希的土地肥力“归还”原则,即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面对土地流失的肥力,生产者应该采取措施使之“归还”土地。李比希指出,理性农业制度与掠夺性农业制度不同,是建立在“归还”原则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归还土地的肥力,农场主确保了后者的永久性。《资本论》借鉴并更深入地阐释了这一思想: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⑤。在这一段论述里,马克思指出,由于大工业与大农业造成了人口汇集的大城市,这使得消耗掉的土地肥力成分难以“归还”土地,这也就是人与自然“断裂”的形成,这一“断裂”不仅破坏了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新陈代谢,还破坏了土地原本持久的肥力,由此亦破坏了工人的身体、自由与活力,甚至造成了劳动者的死亡!关于破坏新陈代谢导致的对物种生命的巨大破坏,特别是对人的生命的巨大破坏,《资本论》也多有论述。另

①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第177页。

② 参见陈学明:《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生态意蕴——J.B.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世界观的阐述》,《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③ 转引自陈学明:《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生态意蕴——J.B.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世界观的阐述》,《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④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第174—175页。

⑤ 《资本论》第1卷,第579页。

外,新陈代谢的“归还”原则还涉及生产排泄物即生产废料的回归问题,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无法克服的弊端。马克思指出,“我们指的是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①。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对于剩余价值的无尽追求无法使废料的良性循环得以实现,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与自然之间形成无法弥补的裂缝,伦敦的排泄物只能倾倒在泰晤士河之中,既浪费肥料也污染河流,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后续部分论证了这一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愤怒地批判了资本主义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而疯狂掠夺人与土地肥力的野蛮行径。马克思认为,资本“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②。保证人与自然具有持续的生命力成为“新陈代谢”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哲学的新发展,在实践斗争中发展学术可谓真理。

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地租部分,马克思再次论述了“新陈代谢”及其断裂理论。大土地所有制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降至最低,同时,“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③。马克思在这里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人与自然之间“无法弥补的裂缝”,即对新陈代谢的严重破坏,其表现在空间维度上是城乡远距离的对立,产品、原料、肥料与废料的长途运输造成严重的浪费,而殖民地的建立又导致这种生态灾难远及海外;在时间维度上,城乡、工农、宗主国与殖民地等产品与物资交流均有时间上的劣势,造成了严重浪费,甚至是产品的相对过剩与物质的不必要浪费,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一种生态灾难。马克思还在时间维度上试图弥补这种“裂缝”,提出未来社会要做到土地的“可持续发展”,改变土地的私人占有状况,将土地归还社会,并把改良后的土地传承给后代。从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层面出发,马克思认为,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④。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论述,不能再从传统的意义上理解,需要结合《资本论》所提出的“新陈代谢”这一崭新理论。当然,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承认自然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先在性,他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⑤,自然界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多的是从劳动即“新陈代谢”的视角来看待自然物,他指出,在劳动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⑥。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就是劳动,在劳动中,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即自然)相统一,这一过程产生出人类赖以生存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这就是从劳动这一“新陈代谢”视角所看到自然物的最重要的价值,这已经具有某种“生命共同体”的雏形。

总之,“新陈代谢”及其断裂理论的提出,极大地深化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与哲学,使其真正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之上,并提供给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与《资本论》的新视角,反驳了那种认为《资本论》“缺乏真正的生态意识”的观点,使我们认识到,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其实是一种“生命共同体”理论的萌芽形态,这一理论的价值意义不同寻常。

① 《资本论》第3卷,第94页。

② 《资本论》第1卷,第307页。

③ 《资本论》第3卷,第918—919页。

④ 《资本论》第3卷,第87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9页。

⑥ 《资本论》第1卷,第211页。

四

《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双重危机的论述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贡献,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没落与瓦解的趋势,呈现出未来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美好前景,还预示了在未来自由王国中,人与自然之“新陈代谢”裂缝得以逐步弥补、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的美丽社会得以逐步成为现实。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双重危机中人与自然产生裂缝这一生态危机的提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创见与预见,对于今天社会的发展具有建设性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是《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创造性论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雄辩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基本矛盾。通过论述“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的事实”^①,马克思于其中明确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私人所有制与社会化劳动,以及惊人发展的生产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促发了经济的、生态的双重危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决不是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财富的绝对形式,它反而会在一定点上和这种发展发生冲突。这种冲突部分地出现在周期性危机中”^②。这种危机的表现就是产品过剩、工人失业、社会动乱、资源枯竭、土地衰竭、生态灾难,等等。这种危机是周期性的,不可避免的,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造成的否定之否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③。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之后,一个由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新社会必将代替旧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

在马克思看来,由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新社会是一个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的无限美好的社会:“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接着,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该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④。总之,马克思上述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具有极大的价值和意义:其一,未来社会是为外在目的而生产的劳动的彼岸,摆脱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束缚;其二,未来社会把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维持与再生产自己的生命的需要,但要遵循物质变换即“新陈代谢”的规律,尽力弥补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人与自然的“裂缝”;其三,未来社会要在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即“新陈代谢”。马克思实际上是将生态意义上的物质变换即“新陈代谢”,放到了未来自由王国建设的核心地位。当然,由于时代原因,文辞中还保留了“控制自然”这一传统表述,但从“新陈代谢”的意义来讲,人与自然密不可分,二者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因此,马克思的未来“自由王国”包含了“新陈代谢”的生态内涵。这

①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的事实”是指:(1)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产,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作为受托人的资本家会把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私囊。(2)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成社会的劳动。从这两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取消了,虽然是在对立的形式上把它们扬弃的。(3)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着的、与人口相比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长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的巨大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显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296页。

② 《资本论》第3卷,第293页。

③ 《资本论》第1卷,第874页。

④ 《资本论》第3卷,第928—929页。

是全新的、极为重要的观点,它反驳了那种认为生态思想在《资本论》中仅仅占有“偏离地位”的观点,以及那种认为马克思哲学具有反生态性的观点。《资本论》将“新陈代谢”的生态内涵与“自由”相结合,在德国古典美学“美在自由”的语境下具有生态意蕴与美学意蕴。

《资本论》所包含的建设具有“新陈代谢”生态内涵的“自由王国”的理论被中国继承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目标,将绿色与生命作为美丽的内涵。这是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将马克思《资本论》中“新陈代谢”自由王国建设由预想变成现实的伟大创举,而且在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为世界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书写了新的篇章。

On the Aesthetics of Ecological Existentialism in Karl Marx's *Das Kapital*

Zeng Fanren Zhou Pinjie

(The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Abstract: *Das Kapital* is a classical theoretical text representing Marx's full-fledged thought containing profound ecological existential aesthetic implications. Firstly, by his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Das Kapital* strongly criticizes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for its plundering of both man and nature. On the one hand, Marx reveals the ruthless plundering of workers by the capital, including the plundering of their surplus labor time, their life and their health; on the other hand, Marx argues that the capital also ruthlessly plunders the nature, and that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the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Marx devotes almost half of the first volume of *Das Kapital* to the twofold madness of capital's plunder of both man and nature, and he describes the misery and state of existence of the working class with class sympathy. It is clear from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Das Kapital*, Marxist practical existentialism is the basis of Marxist theory and Marxist aesthetics. Of course, this practical existentialism contains a profound critique of capitalism's plundering of nature, that is, it contains the dimension of nature, a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ecological existentialism. Secondly, *Das Kapital* also puts forward a new theory of "metabolism" (Stoffwechsel) and its rupture. In Marx's view, labor is a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between natural man power and labor, i. e., a metabolic process, specifically referring to the consumption of existi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w natural products. Marx points out that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large industries and agriculture have caused densely populated metropolitans. This further leads to the difficulty to "return" the consumed soil fertility back to the land, that is, the formation of the "ruptur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is "rupture" destroys not only the metabolism between nature and man, but also the original and everlasting fertility of the land, and in turn destroys the body, freedom, and vitality of the workers. *Das Kapital*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destruction of metabolism leads to a serious destruction of the life of the species, especially of the life of man. Thirdly, *Das Kapital* reveals the twin crisis—economic crisis and ecological crisis—that inevitably results from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The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conomic base and the superstructure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have promoted a du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risis. According to Marx,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is never an absolute

form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 it rather conflicts with this development at certain points, and this conflict appears in part in cyclical crises. The twin crisis manifests itself in a surplus of products, worker unemployment, social unrest, resource depletion, land exhaustion, ecological catastrophe, etc. Such crises are cyclical and inevitable. Fourthly, the exposition of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and twin crisis of capitalism in *Das Kapital* is an indispensabl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revealing the trend of the inevitable decline and disintegration of capitalism and presenting a beautiful prospect of the future human society moving from the kingdom of necessity to the kingdom of freedom, and it predicts that in the future kingdom of freedom, the metabolic rif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ill be gradually bridged and the beautiful society of unity between humanitarianism and naturalism will gradually become a reality. For Marx, the new society united by workers is an infinitely beautiful society in transition from the kingdom of necessity to the kingdom of freedom. Marx actually places the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cological sense, i. e., metabolism, at the center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uture kingdom of freedom. Therefore, Marx's future "kingdom of freedom" contains the ecological connotation of "metabolism". This is a new and indispensable point of view, which refutes the view that ecological thought occupies only a "deviated position" in *Das Kapital* and the view that Marx's philosophy is anti-ecological. *Das Kapital* combines the ecological connotation of "metabolism" with "freedom", which has ecological and aesthetic impl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lassical German aesthetics of "beauty in freedom". Finally, *Das Kapital* is insightfu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Das Kapital's* proposal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the ruptur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twin crisis of capitalism is an original vision and foresight of Marx, which has constructiv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day's society. In particular, the theory of building a "free kingdom" with the ecological connotation of "metabolism" contained in *Das Kapital* has been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by China, and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learly proposed a great goal,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with green and life as the connotation of beauty. This is a great initiative to tur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tabolic" free kingdom in Marx's *Das Kapital* from a preconceived idea into reality, and it has been a brilliant achievement in years of great practice, which has written a new chapter for the history of world communism and Marxism.

Keywords: *Das Kapital*;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Theory of metabolism; Ecological existentialism; Beautiful China

[责任编辑:丁培卫 王玲强]